

〔德〕约亨·冯·朗格著 陈方全译 李俊聪校

元首秘书博尔曼

——一个能左右希特勒的人

群众出版社

5

Jochen von Lang

Der Sekretär

Martin Bormann;

Der Mann, der Hitler beherrschte

根据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1980年4月版译出

元首秘书博尔曼

〔德〕约亨·冯·朗格 著

陈方全 译 李俊聪 校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山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 16.75印张 360千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3067·288 定价：2.75元

印数：00001—13,000册

译者的话

马丁·博尔曼在他仕途生涯的顶峰作为纳粹党办公厅主任和希特勒的秘书，是第三帝国权倾朝野的要人之一。在纳粹政权崩溃之际，希特勒企图以自杀来逃避他应该承担的历史罪责。临死前，他委托博尔曼为自己的遗嘱执行人，并在他的政治遗嘱中指定博尔曼作为党务部长参加德尼茨的新政府。然而，博尔曼却在从柏林突围时失踪了，从此下落不明。战后，关于这位纳粹党高级干部后来的命运曾一度谣传纷纭：有人说，他逃到巴西原始森林中去了，并雇了一些神枪手做他的保镖；有人说，他隐居在阿根廷，而且还得到了联邦德国总理基辛格的资助……为了将博尔曼捉拿归案，不少人曾在全世界进行调查以寻找他的踪迹，但都毫无结果。也有人说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二日凌晨亲眼看见博尔曼已死在突围的路上。但他的尸体始终没有找到，因此这一说法也难以成立。无论死活都要找到博尔曼，这同样也引起了本书作者约亨·冯·朗格的兴趣。于是，他开始了艰苦细致的调查工作。尽管屡遭挫折，但经过多年的努力，他终于在一九七二年找到了博尔曼的尸骨，并借助死者生前的医疗档案作出了准确可信的鉴定，证明博尔曼已自杀身亡，从而了结了一桩历史公案。

在寻找博尔曼的过程中，约亨·冯·朗格收集了一切可能找到的与博尔曼有关的档案资料和史实详情，全面深入地研究了他的生平、性格和他在第三帝国时期所起的作用。在

此基础上，他写成了这部具有权威性的博尔曼传记。该书详细而生动地叙述了博尔曼的出身、发迹，他的阴险狡诈以及作为希特勒的帮凶犯下的罪行。这对我们了解博尔曼其人和第三帝国统治集团内幕有一定帮助。应当指出的是，由于作者的立场所限，他对某些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很难是公允或正确的，请读者阅读时注意分析和鉴别。

本书作者约亨·冯·朗格生于一九二五年，是联邦德国著名记者和现代史学家，在《明星》杂志编辑部撰写以现代史为题材的文章。他的作品《希特勒德国的最后一百天》和《杀人犯象你我一样》（揭露奥斯威辛集中营真相）在德国影响较大。他还是《阿道夫·希特勒——一个独裁者的真面目》和《希特勒席间谈话》的作者和出版者。他也是联邦德国电视二台电视连续节目《目击者的报告》的编者和导演。

前言

希特勒在自杀前授予马丁·博尔曼“最忠实的党员”的称号，但他不仅仅是最忠实的党员。他看起来显得肥胖，中等身材，短腿，圆脑袋，黑头发，丝毫不象那些要建立日耳曼-德意志世界帝国和统治“少数民族”的北欧人的理想形象。不过按他的体形、性格、出身和教育程度来说，他仍不失为纳粹党的卓越党员。在那些以穿褐衫或黑衫为荣的人中间，他是出类拔萃的。因此，多年来他一直是那些因穿佩带勋章的制服而被人们戏称为“锦鸡”的干部们的头头。这不是偶然的。人们惧怕他们，也有人怕博尔曼，但不是人民，人民甚至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在第三帝国时期舆论一致的新闻界里很少被提到，在报刊上甚至还被印错过。害怕他的是那些部长们、高级官员、法官、党内要人、希特勒的宫廷侍从——包括他的情妇埃娃·布劳恩在内；是将军们、他的僚属、他的妻子和他的九个孩子。不过，成千上万的人——无论是“出言不逊或爱发牢骚的人”（纳粹党对所有爱提批评意见的德国人的称呼），还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保守派、知识分子、斯拉夫人以及犹太人——都有害怕他的理由。他虽然在党的意识形态方面没有什么论述，然而他作为一个精明能干的管理者却非常有效地控制着这个诱人的、暴力的、恐怖的和犯罪的机构，因而使他在战争年代里成了德

国的秘密统治者。

马丁·博尔曼生于1900年，在穷兵黩武的帝国中长大。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失败使他感到迷惘，魏玛共和国使他感到失望，因为它不能振兴德国，使之跻身于世界强国之林。他生长在小市民的环境里，尝到过通货膨胀的滋味和失业的痛苦，看到过与他同一阶层的人怎样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从这里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他的人民必须重新强大起来，只有这样，他自己才能成为一个强者。他的人民必须得到社会的保障，这样，他的生存才能有保障。他以革命者自居，但他只是一个冒牌的革命者。国民中吵吵嚷嚷的民族主义吸引着他，就象只要有一只强有力的手就足以使天下重新太平无事的信念吸引着他一样。在他看来，“赤色分子”和犹太人是天下大乱的祸首，他们都是坏蛋，因此反对他们的人必定都是好人。对于一个认为行动比思考更重要和在他所受的劣等教育中把口号视为智慧的年轻人来说，事情就是如此简单。

他只是许多受这类谬论迷惑的人中的一个。这些人是二十年代在无数德国人中潜存着的纳粹分子。在别的民族中也有这种人，不过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那么快地濒临灾难的深渊。民主显然不灵了。当博尔曼因参与一次政治谋杀事件而被关进监狱时，他更有理由来仇恨这个“制度”了。因此，他下决心要成为政治家。由于他不能以功勋或引人注目的才能出人头地，所以他不得不走一条艰难的、在党的机构内慢慢向上爬的道路。为此所需要的一切，他都得天独厚地具备了，或逐步发展起来了，这就是：勤奋努力、坚韧不拔，有组织才干、思想敏捷，博闻强记、随遇而安，对上俯首帖

耳、对下冷酷无情，胸怀韬略、诡计多端。凭借这一切就是在今天也能飞黄腾达。他的虚荣心、他的权势欲、他的肆无忌惮、他的毒辣手腕在各个时期都有可能使他步步高升。他丝毫没有真知灼见和一星半点天才的火花，而是凭上述本领不可阻挡地成为希特勒的最高官僚的。

这种人在纳粹时代不为鲜见。在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领袖集团中，在这个由传教士、暴徒、赌棍、神经病患者、理想主义者和爱国主义者组成的大杂烩中，马丁·博尔曼甚至是个例外。因此，他找到了自己要扮演的角色。他成为以天才自居的希特勒的助手、“那个枯燥的小子”^①。但是，与《浮士德》中之人物不同的是，在各民族的历史中，象博尔曼这样的人往往要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幕后策划人、统治者必不可少的助手、教唆犯、干各种肮脏勾当的人。他们放弃了生前和身后的荣誉，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缺乏这方面的才能和魅力。然而他们却更加狂热地利用他们的秘密权力。他们用文件、法律、规章、命令、谈话记要、秘密报告和告发机密筑起自己的城堡；他们从那里用看不见的魔手进行统治，不受攻击，也不承担责任，因为他们只和文件打交道。

马丁·博尔曼之所以能在纳粹制度中掌握大权，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所谓的元首在管辖权限上故意制造的混乱。在这种混乱中这个官僚作为唯一守纪律的分子不免引人注目。其次是博尔曼手段高强，他把每一个竞争者都从权力中心排

^① 歌德的名著《浮士德》中主人公浮士德的助手瓦格纳的称呼。

——译者注

挤出去。虽然他靠他的手段从未成为最高权威（因为他需要仰承最高权威的鼻息），但是他当上了那个蓄着一小撮胡子、额前有一绺头发的偶像所在的圣所门前唯一的卫士，而只有博得这个卫士好感的人才被允许通过这个大门。就这一点来说，他的权力有时甚至比偶像还大。当他在纳粹党办公厅（他利用这个机构控制纳粹党、它的各个组织和分部）的两个最亲密的同事在帝国崩溃前的几个月里，根据他的指示为那个庞然大物制定工作计划时，他们发现，原来这个由达官贵人组成的整个机构已是多余的了。纳粹党办公厅作为最高当局（当然是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领导下），已经攫取和侵吞了达官贵人们的权力，就象蜘蛛粘住并吃掉了苍蝇一样。

官僚博尔曼的滑稽可笑的悲剧在于，随着他的权力的扩大，其权力的有效空间却在不断缩小。他在希特勒王国内控制的地盘越多，这块地盘的面积就越小。在他完蛋之前不久，他当了三十六小时专制摄政王和级别最高的纳粹分子。但是他的帝国的版图，只不过比柏林的一平方公里土地略大一些，而且他是最先从这块土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人。

寻找这个失踪者的活动，使他的名气变得比在世时更大。无论死活都要找到博尔曼这一刑事侦查任务首先也引起了约亨·冯·朗格的兴趣。于是他不得不迫使自己去研究博尔曼的生平、他的性格、他周围的人和他当时所起的作用。结果自然是令人满意的。博尔曼的尸骨终于在他推测的地点被找到了。然而更为重要的是，约亨·冯·朗格在多年工作中对马丁·博尔曼的活动的研究——从第三帝国鼎盛时期起，到它濒临崩溃止——达到了令人惊讶的程度。他发

现，这个在帝国中央操纵着权力杠杆的管家，原来是受他主人的委托、以他主人的名义发号施令的。但是，在褐衫党中没有第二个人有他那样大的自主权。

历史在它的进程中不会重演，但类似现象却始终反复出现。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德国将倒退到专制独裁的野蛮时代。然而谁敢断言，混在我们中间的博尔曼之流因此就再没有可趁之机了呢？

克劳斯·西比尔

目 录

前言	(1)
一 陌生的被告	(1)
二 从哈尔柏斯塔特到帕尔希姆	(19)
三 涉讼入狱	(34)
四 在魏玛重新开始	(52)
五 进入褐色大厦	(64)
六 从无名党员到全国领袖	(100)
七 上萨尔茨山的田园生活	(134)
八 苦心钻营	(163)
九 家庭暴君	(174)
十 反对基督徒和犹太人	(192)
十一 发战争横财的人	(211)
十二 排斥异己	(239)
十三 希特勒是他的上帝	(276)
十四 杀人不见血的刀笔吏	(291)
十五 斯拉夫人是奴隶	(306)
十六 当上元首秘书	(332)
十七 大区领袖头上的鞭子	(363)
十八 人民冲锋队	(384)
十九 “锦鸡”的道德	(413)
二十 “海因里希叔叔”——权宜之友	(429)

二十一 秘密统治者.....(447)

二十二 天桥上的两具死尸.....(475)

后记

我是如何发现马丁·博尔曼的.....(509)

一 陌生的被告

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八日，英国皇家军队的理查德·威廉·赫尔斯通·霍廷少校接到命令，要他通知马丁·博尔曼：从十一月二十日起将在“德国纽伦堡”法院大楼审理他的案件。他被指控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如果他出席国际军事法庭受审，他可以亲自或者通过律师为自己辩护；如果他拒不出庭，那么对他的审判仍将照常进行。

法庭规定了霍廷少校通知博尔曼的程序。通知在诉讼开始前必须每周在德国广播电台广播一次，并在博尔曼的家乡出版的一家报纸上公布。

霍廷很快就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即使撇开被告迄今为止下落不明这一点不说，究竟该把哪个城市看作是他的家乡呢？是柏林吗？

他在柏林有过一个官邸，有人在那里最后见过他，他也是在那里失踪的。但是，他在千秋帝国存在的十二年中住在首都的时间肯定很短。有人给少校送来一份报告，内称，这个失踪者在勃兰登堡有一笔巨大的财产，因此他也有可能在那里定居下来。然而关于这件事，没有人能够确切地知道；或者，是否应该把寻找的目标集中到四十五年前博尔曼的出生地哈尔柏斯塔特？

霍廷少校有充分理由把“运动的中心”慕尼黑或贝希特斯加登乡考虑在内，希特勒的山庄和整个上萨尔茨山地区都属这个乡管辖。即使全国领袖博尔曼曾在不同地方任职，但上述两个地方始终是他人丁兴旺的家庭的住址，况且他在这两处都有职务。

所有这一切在一大堆关于寻找博尔曼下落的文件里都未提到。这表明，纳粹头子的第一套班子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不大为人所知。他总是躲在他的元首背后不让同时代的人知道自己。原来只有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人才了解他。

于是，霍廷少校命令在四个占领区的所有德国电台和报纸分别广播和登载了四次《致被告博尔曼的通知》。此外，他还印了二十万张布告。这些布告虽然没有详细说明马丁的特征，但是附有一张像片，以通缉令的形式张贴在德国所有行政机关和同盟国的官方办事处。合适的像片连一张都很难找到了。少校十分怀疑一张庸夫俗子的普普通通的照片能够给人提供准确的线索。

大多数德国人为他们的失败而震惊，对把他们引入战争的“祸首”恨之入骨，肯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一个重要的纳粹头目交出来，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虽然在战前的选举中，他们几乎全部投了希特勒的票，或者是曾经穿过带卐字臂章的褐色、黑色、灰色或蓝色的制服，但是他们现在尝到了由于过去的错误而带来的苦果了。他们再也不同情那些曾坐在权力的安乐椅上专横跋扈、现在将要坐到纽伦堡法庭的两条硬板凳上为自己申辩的人了。

由于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戈培尔和海因里希·希姆莱等人已经自杀，从而逃脱了法庭的审判；需要“清算”

的只有纳粹的第二套班子。在二十四个被告中至少有十三人担任过部长，有几个人只是因为敌人看来名声不好才被列入这个名单的。例如：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他是个传统的军火大王，这老家伙因精神崩溃已不能出庭受审；还有汉斯·弗里茨彻，他是宣传部的司长，此人每周发表一篇广播评论，曾预言最终将必胜，因此激怒了敌人。

然而，德国人通过这二十四个人，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看到希特勒暴政的缩影。尤利乌斯·施特莱歇尔代表了对犹太人的迫害；恩斯特·卡尔滕布龙纳代表了盖世太保和党卫队保安局的恐怖暴行；罗伯特·莱是民族社会主义信口雌黄的传声筒；汉斯·弗兰克（在党内也称“弗兰克二世”）代表了对被奴役的民族所犯下的罪行；威廉·弗立克代表了死板僵化的官僚主义；约希姆·冯·里宾特洛甫代表了对和平国家的入侵；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代表了对基督徒的迫害；而军人们则代表了战争工具。但是，大多数德国人在暗自问，这个马丁·博尔曼到底是个什么人呢？

国际军事法庭第一号通告，公布了这二十四个被告的名字，没有加上他们的头衔和官职。这有什么必要呢？在德国，人人都知道他们。但是，就博尔曼来说，即使向人们宣布他曾是纳粹党全国领袖、国会议员、政府部长、人民冲锋队首脑、党卫队副总指挥，也仅有极少数德国人还能记得起，什么时候曾听说过这个名字。只有这个没落帝国的高级领导班子里的人才熟悉他。但是这类人现在几乎全部被关到围绕着铁丝网的集中营里去了（估计有十万人）。现在谁蹲在里面，谁就要受到审讯，追查该人同纳粹党的关系。在纽伦

堡预审法官和公诉机关的备忘录里，有关马丁·博尔曼的材料实在少得可怜。只有少数几个人依稀记得见过他。

然而，他的罪责却是铁证如山。德国人喜欢把每件事都记录在文件里，然后保存起来，并加上防弹防火设备。这种一丝不苟的精神为起诉书提供了足够的材料。在法庭的档案卷宗里有二十七页用打字机打印的材料，它们几乎只是证明文件的索引。这些材料将要证明：博尔曼助长了纳粹阴谋家的势力，参与了备战活动，犯下了反人道罪行。但是，关于被告的经历，起诉书里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件软弱无力的事实，它们在每家较大的报纸的档案室里都可以找到。起诉书认定，他可能还活着，因此对他应该进行审判。

事实上证明博尔曼此时已经死亡的证据还很不足。他的女秘书埃尔泽·克吕格尔作证说，一九四五年五月一日深夜，博尔曼在企图从被围困的柏林总理府突围之前曾绝望地对她说过，他恐怕难免一死。

希特勒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的供词稍微详细一些。他曾在魏登达姆桥旁的腓特烈大街高架铁路车站附近，看到博尔曼被一辆德国坦克的爆炸甩到路边，估计丧了命。他的尸体肯普卡再没有见过。

起草起诉书在一定意义上也就是编写被告罪行录。这个专案组的负责人是个美国人，名叫罗伯特·M·W·肯普纳尔。一些老纳粹分子肯定认识他。一九三三年前他是普鲁士的内政部高级政府顾问和警察部门的法官，当时他还是那个企图不择手段地攫取权力的政党的激烈反对者。他顽强地试图利用内政部警察的权力阻止纳粹党取得政权。主要是由于这个原因，他遭到了嫉恨。

半年后，当希特勒进入总理府和戈林掌握了普鲁士警察大权时，肯普纳尔知道，在德国等待着他的的是什么。此后不久，他就流亡到国外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逃往异国他乡。

现在，他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和重要的公诉人回来了。和他担任同样职务的人当中，除了懂得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律诉讼程序及其狡诈之处者外，肯定再没有一个人还认识纳粹分子。当戈林和肯普纳尔再次相遇时，戈林冷冷地问他：

“博士，我能期望从您那里得到什么教诲呢？”肯普纳尔回答说：“德国元帅先生，说句公道话，由于您当时免去了我的职务，我才活到了今天。”

肯普纳尔肯定从未见过被告马丁·博尔曼。当他被迫离开德国的时候，马丁·博尔曼在慕尼黑还是一个没有什么影响的干部，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在格斗时受伤的冲锋队员交纳医药费。但是公诉人相信，那个在党徒们的内部倾轧中诡计多端、善于软硬兼施、踩着别人肩膀往上爬的人，即使在崩溃之际也会知道在地下隐蔽起来的。

肯普纳尔认为，希特勒的秘书在最后时刻弄一张新的个人证件并非难事。所以，霍廷少校在极力寻找。但他从那些狂妄自大的人那里除了得到一些模模糊糊的、纯属编造出来的材料外，一无所获。因此，公诉机关也就不那么感兴趣了。

十一月十五日，也就是开庭前几天，霍廷的上级亚历山大·G·布劳恩中校，向公诉机关报告说，寻找马丁·博尔曼的活动宣告失败。

两天后——那是个星期六——法官们聚集在一起进行

“公审前的准备工作”。现在必须作出最后决定：在当前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对博尔曼进行公审？英国方面的主要代理公诉人、杰出的法学家、下议院议员大卫·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向法庭报告说，到目前为止，根据经过调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不能断定被告一定死了。他没有认真考虑证人的证词，所以他断言，博尔曼曾躲在一辆德国坦克车里，后来这辆坦克爆炸了，三个证人中有两人作证说博尔曼当场被炸死，只有一人说博尔曼受了伤。

大卫爵士当时大概不了解有关博尔曼的材料堆积如山这一情况，因为上述谣传只是出现过一段时间，以后就再没有听说了。但这种谣传已使法庭感到满足。这位公诉人还用文件来证明，在寻找缺席被告的活动中法庭已发布过大量命令。之后，法官们暂时休会、经简短的磋商后作出了如下决定，“根据法律章程第十二章，对被告博尔曼进行inabsentia（缺席——编者注）审判”，并且宣布，“将为被告博尔曼指定一个辩护律师”。

接着法庭指定弗里德里希·贝戈尔德为辩护律师。此人愿意立即执行委托他的任务——能够在一次举世瞩目的重大诉讼案中出庭，是每个辩护律师求之不得的。然而必须预先看到，从这种案子中是不能得到什么荣誉的。如果不是被告本人，有谁能帮助律师驳回起诉书呢？谁能指出，在那一大堆文件中，从哪里可以找到减轻博尔曼罪责的证据呢？谁能举出为被告辩护的证人的名字呢？

贝戈尔德一直相信，他的诉讼委托人在柏林的战斗中已经一命呜呼。他最希望在开庭审判的头一天就提议，宣布博尔曼已经死亡和审判停止进行（但这是过早的希望）。于是，